

諸位同修，諸位大德，阿彌陀佛！請放掌。今天非常難得再度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跟我們同修大家見面。最近大家都知道，在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家鄉廬江縣實際禪寺，舉辦了一個百七繫念護國息災大法會，這個法會是從今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始。到今天，算起來已經是第一百六十七天，一共有七百天的法會。應該，悟道現在是還在廬江做繫念，因為大陸旅行證到期，在上個月八日，九月八日就回到台灣，再到澳洲去換旅行證，順便在台灣處理了一些事情。

這次回到廬江，我們導師也叫我進來香港一趟，因為香港到合肥的班機，一個星期才有兩班，星期一班，星期五一班。進來香港，就要等到星期五才有班機到合肥。所以在這個三天時間，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見見面。昨天下午我們到了學會，聽我們導師講《華嚴經》。聽師父講完經之後，我們學會副總幹事慧蓉居士跟我講，希望我在香港這兩天的時間，能夠跟大家講講話。這個也是很難得的一個因緣，利用這個空檔，我想就跟大家簡單的報告這次百七繫念護國息災法會的因緣經過。

這次到廬江實際禪寺做「三時繫念」，原來我是沒有安排，原來的行程並沒有安排到廬江，這次的行程當中沒有安排，這次這個行程算是臨時的。最近三、四年，從二〇〇四年到今年，前面這個三年，我一年到澳洲居留的時間大概是三個月。因為每年在澳洲淨宗學院參加韓故館長她往生紀念法會，這個紀念法會是在三月六日，所以我每次到澳洲去，大概是二月底，最慢三月初就到澳洲去。因為現在澳洲淨宗學會也幫我申請一個永久居留，所以一年總得要

去住個最少二、三個月。這是這二、三年來，大概這個時間從三月初到五月底，這三個月都是住在澳洲淨宗學院。

今年因緣有些特殊，原來我預定也是住三個月。不過今年我是提早一點，大概二月中旬就到澳洲去了。我想住三個月，到五月中旬就回台灣，跟過去這幾年一樣，大概都住三個月的時間。這次澳洲淨宗學院韓館長往生紀念大法會，到去年剛好是滿十週年，去年我們老和尚也講過，這是一個階段。在這個十年，每年都為她來做一個大型的法會，做到去年，剛好滿十週年。今年是第十一週年，今年澳洲淨宗學院，他們是以慶祝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他老人家講經弘法五十週年慶祝活動，以這個名義來辦。時間，也是選擇在二月底、三月初，也辦一個佛學講座，到三月五日做繫念法會，給老師、護法，來紀念，來迴向。

今年我們老和尚在澳洲淨宗學院要下山的那天上午，也接到香港張麗全居士打個電話給他，希望老和尚到江西婺源去看看，她先生鄭居士在那裡投資，蓋一個賓館。張麗全居士他們夫妻也是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護法，夫妻也非常發心，很熱心來護持佛法。她先生最近投資，在江西婺源蓋一個賓館。投資之後，想到他原來並不是經營賓館這個行業，他們是在做大理石的工廠，做這個生意的。對於賓館這個行業是很陌生的，因為朋友的介紹，所以到婺源去投資。想到隔行如隔山，覺得自己不知道能不能順利的經營賓館，對賓館的經營，比較沒有把握，因此就想轉讓給別人來經營。這個事情，他們夫妻也來請教我們老和尚，請教這個問題，提到這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老和尚也大概給他一個方向，建議他們可以做一個賓館式的彌陀村，因為蓋的隔局跟一般賓館一樣。賓館式的彌陀村是可以提供給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同修，譬如說夫妻兩個人，或者是老同修，大家比較熟悉的，可以兩個人租一個房間。這個賓

館可以找一個地方，做個佛堂，一個講堂，還有餐廳，這些一般賓館的設備都會有。主要租給我們，特別是淨宗念佛的同修。現在在國內，念佛的同修是愈來愈多，當然年紀大的同修比較多。所以我們走很多地方，很多道場，同修都跟我講，現在念佛堂，包括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的念佛堂，昨天我也聽同修講，大概來念佛的，都是年紀比較大的，最少也是中年以上的，年輕人進來念佛的，非常非常的少，很少。因此這個賓館式的彌陀村，主要對象當然是給年紀比較大的，退休的這些老同修，提供給他們來念佛。住在這個環境裡面，房間有人打掃，吃飯有餐廳，用一般自助式的來供應。生活上有比較好的照顧，就可以安心來聽經念佛，度過一個幸福的晚年。這是老和尚給他們夫妻提供的一個建議。

那一天，今年三月初，張居士又個打電話到澳洲給老和尚，再度提到這個事情。當時大陸也有幾個法師到澳洲去，我們老和尚在學院給這些義工開示的時候，也就提到了這樁事情，希望國內的法師可以發心去看看。如果將來有因緣做這樣的彌陀村，他們可以考慮發心去領眾，講經，或者領眾，念佛，修行。當時老和尚看到我坐在第一排，也提到我，說我也可以去看看。當時老和尚講，那個音響大概沒什麼效果，所以那個聲音很小，聽得不是很清楚。不過我坐第一排，就剛好聽到了。我就想到，不然我這次到澳洲就提早一點回台灣，再到江西婺源去看一下。我原來是想，順便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議。所以這樣我今年在澳洲停留的時間，原來是三個月，就變成一個月。我今年提早去，提早回台灣，二月中旬去，三月中旬就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之後，停留了幾天，剛好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總幹事胡居士，當時她也提倡要清明祭祖，希望把清明祭祖的過程，還有繫念法會，能夠同時的播上網。當時就安排在中壢善果林來做這

場法會。這場法會，我也是回到台灣之後，臨時接到的，就是前幾天接到這樣的一個通知，老和尚也同意。清明祭祖對我們中國人來講，這是提倡孝道，這是我們傳統的，每年清明祭祖的活動，已經流傳了幾千年，到現在還是有，所以這個法會也非常非常重要。雖然臨時接到通知，我們也是盡心盡力去完成這樁事情。因為是要上網的，在我們中國傳統祭祖它有一套正式的儀規，這套我們現代人幾乎都沒有學過，有的甚至看都沒看過。特別在大陸這個幾十年，可以說有的連聽說都沒聽說過，不要說看過；在台灣，只有祭孔的時候。祭孔在台灣，每年還有舉行。

祭孔是祭老師，但是祭孔之前，會先祭拜孔老夫子他們的祖先，也就是先祭祖，然後再祭孔，這是在台灣孔廟祭祀的一個過程。就是還沒有正式祭孔之前，要先祭祀孔子的祖先，先祭祖。這些原來我也沒有接觸過，也不了解。剛好最近這兩年來，桃園縣孔廟也借給我們做為《弟子規》講學的一個地方。最早是我大哥的第二個兒子鄭金昌，鄭老師他去接洽的。後來蔡老師回去，也接著去講。現在還有其他的老師，每個星期都到孔廟去講一次。因為這個因緣，我也認識了管理這個孔廟的負責人。另外又得到桃園縣議員劉俊儀先生大力的幫忙，在縣政府也不斷給我們爭取使用孔廟的方便。所以我認識這裡管理的人，他們祭祖、祭孔這套儀規，他們都有資料留下來，也有錄成DVD。DVD我也看過，祭祖這套儀規，也要一、二個小時。裡面還有禮生，還有穿著傳統祭祀的服裝，這些儀規也很多。

我接到這個通知，只有二天的時間，我們要找這些人來，也不太可能找得來。因為安排這個祭祖，最快、最快，我看也得半年，一般大概都在一年前都要事先準備，不然臨時到哪裡去找那些人？縱然能找到人，沒有訓練，這些儀規他也不會。這個我就有點傷腦

筋了，老和尚要祭祖，又要播上網，要怎麼祭？祭祖又不是自己一家的祖先，那就比較簡單一點，是祭祀中華民族的萬姓先祖，以前都是國家的皇帝他在主祭的。這個不是只有對一家的，是對全中華民族的，當然也不能太簡單，但是臨時又找不到那麼多人。後來我看了這個D V D之後，突然一個構想，要找這些禮生、樂生，不容易找。所以我就請孔廟負責人，這個先生姓什麼，我一時想不起來，我就請他幫忙。我就在道場叫莊霖師幫我錄音，他祭祖整個那個音樂，包括敲鼓的，還有司儀，他在喊的這些口令都把它錄成C D。這些音聲檔錄下來，到時候我找幾個人去祭祀，一個主祭，幾個人陪祭，請孔廟管理的負責人幫我做司儀。

祭祀的時候就跟他們借衣服，孔廟他們有祭祀的一套長袍馬褂，這是我們中國傳統的禮服，跟他們借來。當時本來想找縣長，縣長說沒空。後來我就找劉議員，因為他對我們很護持，他一口就答應了。另外再找一個中壢市的副市長，台中市一位市議員，劉議員他當主祭官，台中市議員，還有中壢副市長當陪祭官，後面我找林長，還有五位同修當陪祭的。所以就這樣把祭祖配音聲檔，在上午用兩個小時把它錄下來。胡居士也請一個專業錄影的，每個角度都有錄下來。中午午供，下午「三時繫念」，全程錄影，在三月三十日錄製完成，當時也是同步上網。後來放在網站上，提供給我們各地同修要祭祖、做繫念迴向一個資料。

三十日做圓滿之後，三十一日我就到香港來了，之前跟張麗全居士連繫，她請她先生也特別回到香港來接我們。我說老和尚也叫我去看一下，我想利用這個時間提早從澳洲回來，去看看你們那裡的賓館，聽說那邊環境也非常好，所以這樣就連繫上了。所以三月三十一日在香港住了一天，四月一日，我們就到深圳去搭飛機到江西景德鎮去。去了之後，參觀了這個賓館，地方相當之大，旁邊也

有個河。江西婺源也是中國旅遊勝地，自然的風景也有它的特色。看了之後，這個樓房還在建築當中，現在可能外觀應該都建好了，我們去看的時候是水泥已經灌到樓頂了，這個是半年前的事情。參觀之後，又帶我們去參觀，在婺源鄭居士買了一個中專，就是民間辦的，培養技術人才的一個職業學校，在政府立案的職業學校。這個職業學校原來有幾百個學生，後來好像經營不善，無法經營下去，這個學校就賣了。政府這個牌，也一起賣了。鄭居士發心把它買下來，剩下一百多個學生，這一百多個學生，我聽說原來是叫他們解散，後來蔡老師建議，這些學生既然還有一百多個，跟我們就是有緣，應該把他留下來，我們好好的來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來教導他們，後來這一百多個學生就留下來了。

他們也跟老和尚報告這個事情，由廬江湯池文化教育中心派老師過來這個學校教課。一個女老師，她當校長，其他有幾位老師過來這裡教課。後來他們又買了一個小龍中學，原來中專這個學校是用租的，他們又在山邊買一個小龍中學，這個是買的，他們自己買的，這個學校也是經營不下去，賣給鄭居士他們。買下來之後，他們計劃把這個中專移到山邊這裡，原來這個中專，它是在市區裡面的。我們第二天參觀賓館，再去參觀他這個學校。那個時候老和尚到杭州去，倪校長他們也到杭州去見老和尚，跟老和尚報告最近在學校一些教學的情況。第二天倪校長也特別又提前趕回來，聽說我到了婺源，趕回來接待。在吃飯的時候，校長、老師都跟我講，他們剛剛接了這個學校教學的成果。原來這些職業學校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找工作，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的。工作的機會沒那麼多，但是需要工作的人太多了，所謂粥少僧多，因此應徵找工作，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別在中國大陸，人口這麼多，當然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很多，因此要應徵找工作，的確不是很

容易。

這次去，他們也很興奮跟我提到這個事情，他說我們接了這個學校，剩下一百多個學生，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教育來教這些學生，教到學期畢業，老師負責帶他們去應徵，結果個個都錄取。錄取的原因，他們也具體的說明，就是這一百多個學生經過這幾個月學校的實習，每個人他都懂得禮貌，禮貌、態度給人的印象都很好。所以，他們說學生遞簡歷都會把文件放正面遞給評審的人，每個公司評審的人，都很有禮貌的，會鞠躬，九十度的鞠躬，態度和善。所以這些評審員看到這個情況，因為他們從來沒看過的，就問這個是什麼學校出來的？他們就跟他講，婺源中專的學校出來的。這個給人一個好的印象，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特別給對方落一個好的印象，所以這一百多個學生個個都錄取。這個也反應了社會上現在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工作人員，從這個方面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其他的學校學生去應徵就不一定錄取，當然人那麼多，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你願意請一個態度很不好的，很不負責任的員工來嗎？當然沒有人願意，這是人之常情，一定的道理。那現在有這個比較好的對象，當然是要選擇好的。因為現在一般學校沒有教這些，沒有教這些禮節、禮貌，所以學生一出來，沒大沒小的，因此給人印象都不好。實際上也不好，他不懂得做人處事的道理。因此他們接了這個學校，第一批一百多個學生，他們教了幾個月，很有成就感，我看他們跟我講話，充滿了成就感。我們在旁邊看到，也非常歡喜，隨喜功德。

原來我在那邊預定是停留三天，一日去，三天，四日到福建南平，去做「三時繫念」。因為福建那邊我兩年沒有去了，那邊的同修也常常邀請，這次到江西，我想就順道繞過去。因為江西跟福建也是相接的，原來預定四日到福建，福建的幾個地方：南平、福青

、漳浦、漳州、泉州、廈門、石獅，閩南這一帶，去做繫念。到四月三日下午，我臨時又接到一個電話，所以我們也是常常要待命的，要應變的。這個早在一、二十年前，在華藏圖書館，我們已經養成這個習慣，都要應變，隨時應變。同修接到信息，說四日老和尚要到婺源來，原來沒有聽說老和尚要來。他說四日老和尚要到婺源來，叫我不能離開，要在婺源多停留一天。我就臨時又改了，臨時改在婺源多停留一天。原來四日到那邊，後來改成五日去，好像六日。停留一天，去接老和尚，因為老和尚他原來也沒有安排要到婺源。臨時接到的，後來我們去接老和尚，到婺源的時候，我看老和尚一下車，就感覺很累的樣子。老和尚一下車就講：早知道這麼遠，我就不來了。

後來聽同修講，當時陪老和尚去的，有廬江佛教居士林徐林長，還有她先生束居士。老和尚的弟弟徐教授，還有開證法師、星慈法師，幾位同修陪同他到杭州。原來也沒有計劃到婺源，是直接回廬江的。但是要回廬江途中，他們就跟老和尚建議，聽說婺源風景不錯，拐個彎就到了，所以臨時就繞到婺源。結果山路繞了七、八個小時，因為老人家八十幾歲了，繞這麼遠的山路，的確相當的辛苦。所以一到，老和尚講：早知道這麼遠，他就不來了。因為都是山路，彎彎曲曲的，坐得是比較辛苦的；不像高速公路，你坐八個小時還好，高速公路是直的。到了之後，雖然辛苦，既來之則安之，那天在旅館安排好，第二天就去參觀他們的賓館，就是鄭居士他投資的這個賓館，還有去參觀中專，這個學校。當時婺源的縣長也來學校跟老和尚聚餐。

在婺源我碰到廬江佛教居士林，徐善洲居士，徐林長，她聽說我這趟要到福建去做「三時繫念」，四月份剛好是清明祭祖的時節。她就問我，四月下旬，就四月二十日以後，到三十日這個當中，

能不能到廬江，他們居士林也去做一場「三時繫念」，清明祭祖法會？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安排這個時間，她臨時提出來，我也不敢答應。當時我就跟她講，等我到廈門再連繫。因為我原來行程是四月二十三日到廈門，二十四、二十五日三天在廈門。四月二十六日，我是從廈門到寧波，機票都訂好了。二十七日浙江餘姚佛教居士林蓋新的道場上樑，做「三時繫念」；然後二十九日到舟山定海清淨講寺，也有一場繫念。五月二日到八日，香港佛陀教育協會也預定六天的演講；五月十五日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六月九日回到台灣，六月十三日接著又到日本。台灣八月份也租了兩場國際會議廳的「三時繫念」，一場都是三、四千人，租了二天。所以這個行程排到十月份到歐洲、西班牙，十二月再到新加坡淨宗學會。這個大場的繫念法會，都排到今年十二月底了。

這個行程預定也都排好了，各地方的通知也都發出去了。徐林長她問我這個事情，當時因為沒安排，所以我也不敢答應。我說等到廈門去看看再說。因為廈門是一個姓黃的，草頭黃，一位女眾，黃秀雲居士，四十幾歲，沒有結婚。兩年前我到泉州去，她有去找我，她就跟我講，她說法師，我們廈門很多居士，你都沒有到廈門去做過繫念，這些居士也非常希望你能夠安排，有機會到廈門去做個繫念，這是在二〇〇六年的時候。當時我也是答應她，我說下次有機會，我一定會去的。所以這次的因緣，那個地方我也跟她連繫也安排了，預定是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這個三天到廈門去，去給他們做一場繫念法會，這是黃秀雲居士她啟請的。

黃居士她是二、三年前就得了乳癌。她也沒有去做化療，她聽老和尚的經，也堅持不去做化療，覺得求佛力加持是比較好，沒有做化療。我從江西婺源跟老和尚分手，我就往南平來。往南平，再到福青，再到漳浦，那個時候已經是四月中，在漳浦法泉寺也是有

三天的演講，一天的「三時繫念」。在漳浦法泉寺，四月十七日的時候，我們就到廈門林長明居士他們那邊的同修打電話來法泉寺，法泉寺的住持妙空法師，他接到電話，跟我講，他說廈門黃秀雲居士已經往生了。四月十七日，那天凌晨往生的。往生了，我說她往生了，那現在怎麼辦？原來是定二十三日到廈門去，去那裡做「三時繫念」，她是啟請的功德主，現在功德主往生了。我想既然往生了，就先去看看吧！我就請妙空法師開車，從漳浦送我到廈門去，去她家，去看看，然後一方面也協助他們家屬來處理後事。因為生前她學佛念佛，應該也是希望往生之後，用佛法這個儀式來處理。

所以我們到了廈門她的家，聽她妹妹講，就在她的臥室往生的。聽說她在往生前，受病苦的折磨也非常痛苦，晚上躺也不能躺，坐也不能坐，走也不行。後來就坐一個椅子斜斜的，就是半躺半站，往生的時候就是這個姿勢往生。我們去看，還在助念，一些同修去幫她助念。她往生了大概幾個小時，我們第二天吃過早餐過去，已經往生幾個小時了。後來我就跟廈門林長明居士，林長明是開建築公司的，蓋房子的，黃居士就是在他的公司上班的，他是她的老闆。我就跟林居士講，我說你能不能派個車子，把黃居士送到法泉寺去？我說我現在還在法泉寺講經、做「三時繫念」，她這個後事能不能移到那邊處理？同時我也問法泉寺妙空法師，黃居士後事移到他寺院處理，方不方便？因為他們寺院在鄉下，空間比較大。在廈門市區裡面，都是在公寓的，處理這些後事不是很方便，一般人死大概一送就送到冰庫。妙空師他們也答應了，答應這個後事就移到法泉寺去處理，就是告別式就在法泉寺做。所以在法泉寺也給她安個靈堂，告別式是選在四月二十二日，她四月十七日往生的，就在四月二十二日，就是五天後跟她做告別式。在鄉下，妙空法師也給她辦的滿熱鬧，因為鄉下空間比較大，告別式的時候請一些同修

來送行，場面也算很壯觀。

那一天臨時我就增加一場「三時繫念」，我說生前她請我到廈門去做，現在提早往生，十七日就走了，我說那就在寺院做。告別式那一天，我跟妙空法師分工合作，我說告別式，火葬場，這些儀規，你負責。我在你的道場給黃居士做「三時繫念」，因為黃居士生前，她也曾經很護持法泉寺。我們就這樣說好了，他負責告別式這部分，我就在他的寺院專門給黃居士，原來要在廈門做的「三時繫念」，改在漳浦法泉寺做，然後給她迴向。她火化後，骨灰就放在漳浦法泉寺。

四月二十二日繫念法事做圓滿，告別式、骨灰也都處理好了。林長明居士，廈門這個林居士，他又給我一個要求，說他買了一個新房子，要做個小念佛堂，給幾個同修來念佛，還沒有安佛像，還沒有灑淨，希望我去幫他灑個淨。所以原來定四月二十三日到廈門，臨時改到二十二日晚上，給黃居士做完「三時繫念」，林居士就連夜送我們到廈門去。到廈門去，就幫他安佛桌，佛像。第二天早上給他灑淨，包括黃居士也給她安一個臨時的牌位，一張照片，放在佛桌旁邊，也請她去那裡念佛，中午上個午供。處理好之後，到廈門的事情就已經告一段落，後面就沒事了，因為啟請的功德主已經走了。我就臨時跟廬江佛教居士林徐林長通電話，我就跟她講，我說四月初，四月四日我們在江西婺源碰到的時候，妳請我到妳們居士林做繫念，當時我也不敢答應。但是這次來廈門，黃居士，啟請的功德主已經在十七日往生了，她啟請的「三時繫念」，提前給她做圓滿了。我就跟她講，有二、三天的空檔，我可以到廬江去做「三時繫念」。我說我們二十三日上午灑淨之後，吃過中飯，我就到廬江去。二十四日在你的居士林做一場清明祭祖法會，二十五日到實際禪寺去做一場。因為當時我們老和尚在實際禪寺講《華嚴經

》，當然我到了廬江居士林去做繫念，沒有到實際禪寺做，這個也說不過去。所以我就請徐林長跟老和尚報告，老和尚也同意，就是二十四日到廬江佛教居士林做一場，二十五日到實際禪寺，一共做兩場。二十六日再從廬江到寧波餘姚去，請徐林長派個車子送我們到餘姚去。所以原來廈門到寧波的機票，臨時請林居士幫我們改從廈門到合肥，那天臨時改的。因為原來沒有安排到廬江，是廈門這個因緣有變化，所以臨時改到廬江去。所以二十三日下午，我們就從廈門飛到合肥。從合肥到實際禪寺，天色已經暗了。到廬江，我就先到實際禪寺去拜見老和尚，去看滿成老和尚，去看我們導師。

一到那邊，我們老和尚就跟我講要開會。我就心裡想，我只是來做一個「三時繫念」，要開什麼會？覺得這個開會，一定有什麼事情。結果就在華嚴講堂外面的客廳，那個比較大的客廳，那個時候有滿成老和尚，他們實際禪寺的當家本業法師，佛教居士林徐林長，她先生，還有徐教授，幾個人坐下來，老和尚就提出來了。原來我們是安排在居士林做一場，在實際禪寺做一場。老和尚說開會，他就提出來，他說現在災難很多，做一天的繫念的確效果不大，沒什麼太明顯的效果，所以實際禪寺滿成老和尚希望做四十九天。滿成老和尚他那個聘書已經準備好了，就是四月二十五日到六月十二日，四十九天的繫念法會。他老人家當場就簽了名，聘書就遞給我。我接過來看看是四十九天，我說這個事情有點麻煩，這個四十九天，那我後面答應人家的行程怎麼辦？人家事先都安排好了。

我看到我們老和尚非常重視，沒有做四十九天，這是不行的，最少最少要做四十九天，一般做四十九天比較有好的效果。後來我看到老和尚這麼堅定，也不敢違背他老人家的意思，四十九天就四十九天吧！後來我就坐靠近一點，我想跟老和尚溝通溝通。我說師父，這個四十九天，我們一定依照這個時間來做。不過我提出一個

要求，我說因為之前我們事先並沒有安排，沒有準備，所以已經答應幾個地方要去做繫念法會，他們那邊都安排好了，通知也都發出去了，這個不去也不太好。我就提出一個要求，我說從現在開始，所有的地方邀請，我都不接，但是之前接的，已經答應的，我去做，做完，有空檔，我就回實際禪寺做。我不在的時間，由實際禪寺他們本寺的法師來做，這個四十九天還是每天有法師在做繫念，一天也不缺。我原先提出這個要求，以為老和尚應該可以同意的，因為這個要求也並不過分，因為不是事先就安排好的，這是臨時的。結果老和尚就看了我一眼，他問我說，你要幹什麼？你要請假。我說師父，這個答應人家的，就像欠人家的一樣，不去，總是不太好。後來他老人家就講，他說你去叫他們那些道場，所有的牌位統統集中到廬江來，叫他們統統來這裡參加，他說我在這裡講《華嚴經》，這邊同步的有念佛堂，二十四小時念佛；還有誦經堂，還有專門念觀音菩薩的；大殿，大雄寶殿給你們做「三時繫念」。他說我們這樣同步的結合起來，這個效果比你到其他地方做更殊勝，一定不一樣，他說你可以試看看。

他老人家這麼一講，原來我想這個要求應該不過分，應該可以接受的，結果他老人家這麼說，也只有依教奉行。後來我就想，我要等著給人家罵，要向人家賠罪。第一個下面一站就是餘姚佛教居士林，他也是搞了四、五千人來，辦一個很大的法會，幾個月前他通知都發出去了。餘姚佛教居士林余林長，後來我就通知他說不能去了，老和尚現在要我在這裡做四十九天。聽到這個消息，他非常震驚，一天打好幾個電話，我也都不敢接，都莊嚴師在接的。後來有一次，他一定要我接，我想我接了還是不能去，也只好去接了。接到他的電話，余林長講：悟道法師，我們這裡很多老菩薩聽到你不來，都在哭了。我就跟他講，他們還哭得出來，我都不曉得怎麼

哭，我都哭不出來，不知道該從何說起，突然的一個改變。後來也沒辦法，只好這樣，餘姚不能去，定海不能去，香港五月二日到八日的，這個也不能來了。後面新加坡三千人的法會，也是三天的，包括馬來西亞、吉隆坡、東馬、西馬，後續的行程也都沒辦法去了，一個一個去通知，我一個一個去賠罪。

我算一算，六月十二日圓滿，日本六月十五日開始，日本這個行程，日本後面那個行程，沒有影響到，我說還好日本這個行程還是可以去的。結果我們大概做了一個星期之後，又有同修跟我講，他們說在大殿門口看到貼了一張信息，說很多眾生要求，繫念法會四十九天是不夠的，現在無形的眾生太多，都管不住了，土地公（土地神）都管不了了，一直要作亂，如果一作亂起來，我們這個人間肯定有大災難。有很多通靈的人士去給我們老和尚提供這些信息。另外我這次到福建福青做「三時繫念」，有一個女眾，她也是有這方面特殊的能力。她在我之前，到了實際禪寺。我也不認識她，我到福青去，也不認識她。到了實際禪寺，她說她是從福青來的，她來見老和尚，她看到了一些景象，跟老和尚報告。我們老和尚就留她住在實際禪寺。

很多通靈的人士給老和尚提供這些信息，老和尚再請福青這位居士看看，對照對照，講的都差不多。另外就是去年在網路上摘錄下來的巴西一個教師，他在網站公布的預言，再一核對，也都是講這個時候有很多大型的災難。他特別提到今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國廣西南寧跟海南島當中有個九點一級的大海嘯，這個大海嘯，海水有三十米高，打到沿岸，沿海幾個省，包括香港、菲律賓、日本、台灣都會受到影響。根據他這個預言的報告，會有幾百萬人死亡。這個預言又提到在這個九月十三日，九點一級大地震之前會有一些很頻繁的小地震，就很多小地震。這些小地震，會影響到北京奧運

的舉行。說二〇〇四年，希臘雅典奧運是最後一次，這次這個地震會影響到奧運的舉行。這個預言，我去年十二月份到廬江實際禪寺，我們老和尚就請徐林長送一份給我，我去年就看了。今年再看看，再聽到這些通靈的這些資訊，大同小異，都是講這段時間會有比較大型的災難。在九月十三日之前，前面的時間，他沒有講明確的日期，但是他有講到這個前面會有很多小地震。

所以這個信息公布在外面，莊嚴師看到了，她也來跟我講，我就叫她不要亂講，我說我們做四十九天，已經沒有人做這麼長的「三時繫念」。過去的記錄，我們都沒有連續做過三天的，一個禮拜做四天有，但是是隔一天、隔一天做的。有時候最多是兩天連在一起，然後停一天再做。我說連續做一個星期的，我們都沒做過，連續做四十九天已經破記錄了。現在還來個七百天，我說你有沒有看錯？哪有人做七百天，「三時繫念」天天在做的。我說不要講，我們當作都不知道，四十九天做圓滿，我們趕快跑，不然後面那個行程，我又要去跟人家解釋，又要說明，又要道歉。

但是過了幾天，有一天晚要吃飯，我們老和尚就拿了一個摺疊本，我以為是什麼摺疊本的經書，他就遞給我，笑咪咪的遞給我。我接過來一看封面，他老人家提了七個字，「繫念和尚釋悟道」。然後我打開一看，「百七繫念護國息災大法會」，日期從四月二十五日開始。我看了，當時這本不曉得該怎麼處理？我想這個七百天，不是那些鬼神說一說，也就這麼聽一聽就好了，還把它當真，這個哪有人做七百天的？但是我看老和尚他是很重視這個事情，他說這個鬼神要求，這個沒有七百天，真的不行，這個災難太大了，無法化解。接過來之後，我又要開始傷腦筋，後面又要打電話去給日本道歉，說對不起，本來可以去，現在又不能去。後面包括我們台北已經租了國際會議中心，租兩天，也退掉了。到歐洲、西班牙的

也退掉，到年底十二月，新加坡淨宗學會也跟他說對不起，現在七
百天，連十二月那一場都去不了了。我說等這個七百年做完，我再
辦酒席給你們賠罪。當時大家聽了，也是很不可思議，哪有人做這
麼長的繫念法會？聽說有這些災難，畢竟災難還沒有現前，大家也
很不能夠理解。不過老和尚他這麼堅持，我們總是尊重他老人家的
意思，就是來做這個法會。當時我的心裡就想，做一天就算一天吧
！我是想我這個喉嚨能夠唱那麼久嗎？我對自己都有一點懷疑。想
到最後，也不敢去想，就求佛力加持，也不敢想那麼多了。

到了五月十二日，這是我們四月二十五日做到五月十二日，第
十八天，四川大地震，這個地震是七點八級的地震。這次的地震，
我看電視新聞報導出來的，比台灣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還要嚴重，
有過之而無不及。地震當天在安徽省，我們在廬江是都沒有感覺，
根據新聞報導，五、六個省分都有這個震感，包括北京都收到震感
，甘肅、陝西，連上海都有，包括台灣都有感覺這個震感。這次的地
震，根據官方的報導，找到屍體的八萬多；被活埋的，屍體找不到
，報失蹤，這樣加起來有十幾萬人。因為找不到屍體的，時間那麼
久了，也凶多吉少，所以大概十幾萬人死亡。房屋倒塌，山崩地
裂，這個我們看到就怵目驚心，這個災難是真的非常非常嚴重，不
是小災難，是大災難。但是這個安徽距離四川並不是很遠，照這個
地理位置，多少應該會受到一點影響。但是很奇怪，也很不可思議
，這次就是沒有什麼感覺。當天我是第二時繫念做完，到客堂去，
客堂一個年輕的法師在網路上看到這個信息，告訴我的，四川地震
了。我說什麼時候？他說今天下午。我們這裡都沒有感覺，一點感
覺都沒有，不知道發生地震。如果沒有看到那個網路上的報導，我
們也不知道發生那麼大的地震。

在五月八日，四川成都高祖寺有個老比丘尼，她跑到廬江實際

禪寺去找我，也拿了一封邀請函給我，請我到他們高祖寺去做繫念。那是五月八日的時候，經過四天，四川發生這麼嚴重的地震。發生這個地震之後，災難的報導愈來愈嚴重，可以說全世界都投入這個救災的行列，這是世界性的大災難。這個災難也應了巴西那個預言，說九月十三日海南島跟南寧當中九點一級的大海嘯之前，有很多小地震。七點八雖然比九點一要小，但是也不小了，死了十幾萬人，也不小了。這個地震發生之後，因為我們剛好做到第十八天，當時我心裡也有一個感覺，這個災難是有減輕，但是無法避免。是有減輕，因為我們只做了十八天，十八天，有減輕了，減輕。如果依照這個巴西預言家講，九月十三日九點一級之前有很多小地震，它會影響到北京奧運的舉行。四月二十五日實際禪提倡護國息災大法會，實際上，多多少少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這是我們學佛的人一定可以理解肯定的。不學佛的人，我們提這些事情，他總認為是迷信。但是我們長期聽經教，明白這些道理，特別最近這幾年，老和尚提倡日本江本勝博士水結晶的試驗，水是礦物質，它也懂得人的心意。做了這個試驗報告，也給我們佛經講的這些道理，做了一個有力的科學證明。所以我們這些年常常聽老和尚講經，對這個理論事實，我們都可以理解，也可以相信。但是一般沒有學佛、沒有聽經的人，他是不會理解的。

所以我們同修大家對這個事情都不會有什麼懷疑，但是畢竟只有做十八天，十八天雖然無法完全避免這個災難，但是總是有減輕。因為根據巴西這個預言，它是會影響到北京奧運的舉行。北京今年奧運還是如期的舉行，沒有受到影響。從這一點，我們跟巴西預言家一對照，他說九月十三日九點一級大海嘯前面有小地震，四川餘震很多，到前二、三天在西藏都還有六點多級的地震，這個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事情。所以這個預言，我們也可以肯定它的一個真

實性，我們也從這一點可以肯定，的確是有災難。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此我們老和尚對息災這樁事情，就特別的重視。這個災難有減輕，就是保住了北京的奧運，這個奧運保住了。如果這次沒有提倡護國息災大法會，這個我們也不敢說。但是現在總是事實，這個奧運是圓滿結束了，沒有受到影響。雖然災難不能避免，但是也值得安慰。在四川大地震的四十九天，我們天天給他們迴向。

說來這些事情，說到這裡，也是似乎冥冥當中有佛菩薩安排。原來做法會，老和尚說三點開始，後來我就排了，三點到五點，休息半個小時，就不要吃晚餐，五點半再做第二時到七點，休息半個小時，七點半做第三時，大概到九點半。後來老和尚希望我們也用晚餐，我就問晚餐幾點？晚餐是六點。我說六點，不上不下，第二時正在做。後來莊傳法師就給我建議，他說不如改二點半開始。第一時，我們預定做兩個小時，休息二十分鐘，第二時四點五十開始，第二時預定做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到六點十分，第三時就七點到九點。六點十分跟六點，差十分鐘，還可以。我就說好，時間就這麼訂了，就下午二點半開始。

這個時間調整之後，到了第十八天，四川大地震，四川大地震是五月十二日下午二點二十八分。二點二十八分，大概震了二、三分鐘，人都死了一大片，地震二分鐘算很久，時間很長了。甚至幾秒鐘都很長了，二分鐘，房子倒的倒，山走山的走山，地裂開的裂開了，人死的死了。所以後來國家，大概第二個七就做了三天的默哀，三分鐘。就是二點二十八分到二點三十一分，為四川這次大地震罹難的同胞默哀三分鐘，連續三天。所以那三天，老和尚也叫我們要參加默哀，國家舉辦的。所以二點二十八分默哀三分鐘，二點三十一分也剛好是我們法會開始的時間，所以默哀完就接著做法會。所以事後，我想一想，似乎冥冥當中有佛菩薩安排。

這次法會做下來，做到我上個月九月七日，因為證件到期，不得不離開，剛好是做一百三十六場。我回到台灣，到澳洲換證，到昨天是剛好一個月。是上個月九月八日回台灣的，今天是十月八日，老和尚叫我們來香港跟他碰個面，也過了一個月。今天照算是第一百六十七場，我不在的時間，由實際禪寺他們的法師，他們來繼續做。在網路上，他們說怕很多同修不能理解，所以他就照原來實際禪寺我們要離開前幾天錄的重播，反正看到我一個人坐在上面，也就是每天有繼續在做。

最近我們老和尚又有聽到通靈來通報一個信息，就是我們老和尚在那裡講《華嚴經》，講到五月十四日才離開的。這段時間結合大家的力量，很多各地的同修紛紛響應，大家觀想實際禪寺這個大殿，有的地方念佛、做「三時繫念」，包括我們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現在聽說每天用讀的，一個多小時也讀一遍，大家統統把這個心，不管在什麼地方，都結合在一起，這個都可以相應的。這股力量把九月十三日大海嘯，已經推遲了，化解了。我們聽到這個信息，心裡當然大家也都很安慰，不過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還是要提高警覺。我們老和尚一再交代，我們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如果不再繼續斷惡修善，修行，災難是從人心來的，人心不善，就有災難，所以我們還是要不斷的斷惡修善，念佛，求佛力加持，這個不能中斷。這樣才能真正息災，消災免難。

所以九月十三日大海嘯沒有了，倒是我回到台灣，我九月十三日訂的飛機票要到澳洲，那天颱風，剛好辛樂克颱風來，吹得飛機都不能起飛了，所以延遲兩天到澳洲去。是沒有碰到大海嘯，但是我碰到大颱風。那個辛樂克颱風，九月十三日吹得機場飛機都不能飛了，農作物嚴重損失，土石流，這次台灣，我回去就遇到三個颱風，災難也相當慘重，所以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以上大概跟大家報告這次到廬江做百七繫念，護國息災大法會的一個因緣。這個因緣，冥冥當中有佛菩薩安排，因為很多事情都是臨時湊合的，事先並沒有預備，臨時湊合的，各種因緣湊合。如果那個黃居士，她沒有在十七日就往生，她如果再多拖一個禮拜，我肯定不會到廬江。因為到了廈門，她在那裡，她啟請的，我肯定要為她做一場繫念，迴向給她。如果沒有到廬江，那後續這個因緣，也就不一樣了。

好，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跟大家簡單報告到此地。明天下午二點到三點半，我們還有一場，明天再跟大家談談這次廬江繫念法會的一些遭遇，一些因緣，一些心得。謝謝大家，阿彌陀佛。